

俄史輯譯



第三十八章

此章紀喀特林行卽位之冠禮並敘士親兵謀變及朝臣亦有通謀者

俄制凡新王卽位必在莫斯科行冠禮典至鉅也喀特林患舊都軍士不服使人以銀錢火酒按名犒賞怨謗始稍息乃擇日往莫斯科扈蹕者甚眾威儀整肅旣入城大賚軍民然皆面從非心服也喀特林至王之禮拜堂主教迎接盡禮喀特林亦殷勤慰藉並以善言安撫軍民遂行冠禮眾人覩太子保羅咸憐愛之喀特林不悅恐有變下詔慰軍士曰前征布國軍民奮志同仇暴師日久而恩賞未加孤心不安茲特頒詔凡從征軍士加給餉糧六個月用示軫恤勞人至意喀特林回新都以奧懦非族四人爲親

軍副將喀特林欲結兵自固乃簡侍衛四營已爲大將統之而以四人爲副俾兵士洽和以防不虞初希臘教資用饒富彼得限以成數所餘之財充公教士咸怨之喀特林之謀篡也許卽位後復其田產及登位吝不給陰以賄結主教而寢其事於是教士數千人皆憤怨揚言於民欲爲彼得復讎且出僞詔謂彼得所遺其詞曰喀特林品行不端昵比匪類不可使有權於國吾死後王位宜歸伊凡諸臣匡輔之弗違百姓傳誦其語軍士追悔莫及旋生背畔之心喀特林禁軍士聚談如甘作戎首錮之囹圄或流諸西比利亞廷臣亦多不服因奧懦非族手握大權隱忍未

發一千七百六十三年削大斯谷公主權安置於莫斯科
且諭英法諸國使臣曰如爾國欲紀俄事不必述及其名
懦味各六之主教前亦黨於喀特林人畏其能奸謀頓息
至是亦被逐於外時有波蘭人婆乃多司繼嘗往來俄都
爲喀特林眷愛欲娶以爲配聞其僭立大喜乃暫駐俄境
相近之地而使人入見曰可容我一伸賀悃乎喀特林佯
辭之而密召使者訊其近狀揮淚相對以示喜極之意奧
懦非族兄弟五人共擅兵權斯時有叛黨紛起爲首者二
十四人勢甚披猖其二十人爲奧懦非族所擒又擒爲首
之四人喀特林命貸其死鞭笞而流於西比利亞一日奧

懦非族與喀特林宴飲醉而言曰我能鎮服叛黨使其不敢蠢動假使欲其再叛我亦能之喀特林信而悅之曰以子之才何不可爲者斯言良非誣也斯時泰西出使之入與他國使臣朝會以居先爲榮向例法使居俄之前至是不循舊章俄使恃強僭越故法遣使詰問請遵成規毋傷和好喀特林陽許而陰背之謂俄之出使者曰凡事爾宜居法人前毋失大國之體未幾英都倫敦朝會俄法之使相爭法使渣恭用劍擊俄使接伯英弁勸息之始解散

史氏曰朝有定位儀無或愆出使他邦尤宜謹恪無貽隕越羞乃已則允其請而囑使者越居其上此直婦人

小子之見耳卒被法使拔劍擊傷無可控訴其辱國不已甚哉

喀特林雖居王位恐人議其僭竊見有強項難馴者必溫語撫慰大出銀錢以賚諸國使臣於是名譽孚於歐洲矣喀特林平居與私寵宴樂遇有事故卽親臨議院告以已意使眾決之嘗語人曰處事必以堅固爲主若游移寡斷其無知識可知也時男爵擺林雖居相位未有大權欲國柄歸於議院而已得主持其事

此時惟瑞典議院得握大權

喀特林聞

其謀遂佯謂其黨曰吾亦欲議院有權但此事誰爲之首并若何處置可詳書於冊待吾審閱可也同謀者謂奧懦

非最爲貴寵假其名爲首必邀允准而喀特林陰與奧懦
非質諸培斯都什培斯都什與擺林有夙怨力止其事不
行且密奏王曰王不若以奧懦非爲夫明告中外則輔助
得人國基鞏固矣喀特林曰爾謀雖善恐民心不服奈何
培斯都什曰吾能使百姓樂行此事王弗憂也乃謂奧懦
非曰爾如娶王爲婦則尊貴莫可與擬吾將助爾王成其
事又誘百姓之豪猾有權者令公草一疏奏喀特林曰太
子弱而多病恐難久於人世王盍不贅奧懦非爲夫則千
秋萬歲後繼嗣有人矣臣等所以冒請者爲一國計非爲
王一身計也喀特林覽奏勅議院彙議擺林聞之怒曰奧

懦非前敗我之謀吾誓當報之於是遽諫喀特林曰如行
此事叛黨四起王身且不可保遑恤其後耶喀特林不得
已乃曰我亦不願有此事擺林退而憤憤不已謀使人刺
殺奧懦非以洩其恨乃賂其寢門外之衛士使無所阻格
及刺者至而衛士已更班矣於是其事無成但百姓惡女
王者甚眾甚至將宮門所懸之國號小像取下擊碎必欲
廢置另立恨無繼位之人隱忍未發喀特林知其謀出於
擺林欲究責之恐愈滋怨乃致書於大斯谷公主曰隔別
久矣甚欲一見顏色現今奸黨披猖謀危社稷公主爲國
之心膺盍不舉奸人姓名密疏奏聞吾決不追究惟藉以

自備而已大斯谷覆書曰吾實不知設謀者爲誰如或知之亦不願爲爾作刑人之器況不知乎爾卽加以戮辱吾亦不辭喀特林不得已乃訪叛謀之強而有權者結以厚恩其弱細無力之徒流諸西比利亞旋下諭榜於衢路曰下叛其上邦有常刑吾曲赦者屢矣嗣後如有謀叛之人卽以前王以利沙伯所廢之刑加之無怨吾之酷也

史氏曰古之聖王以德服人不聞以威況俄民之悍然罔覺愍不畏死者乎挾淫刑以箝頑民宜其叛亂之無已時也

時喀特林開醫藥院設造書局凡有技能者悉沾厚惠或

使造戰船或通商各地又以俄國地廣人稀遂招列國民
商人籍其略曰爾等如願居吾宇下吾必逾格厚待無論
遵奉何教各聽自便日後如成巨富願回原籍者決不畱
阻幸各踴躍來歸毋稍觀望用示孤柔遠能邇之至意

按喀特林此詔甚智不論何教斷無唆人爲惡但使馭
之有道何煩禁阻至於寄籍之民已成殷富大抵由於
墾種而得彼又焉肯捨現成田產而再回原籍更費經
營乎

一千七百六十三年喀特林生子必薄林斯繼時喀特林
喜居靜室惟寵愛者二三人得相從前幸奧懦非遂有娠

屈誕子期託病不出後名其子曰必薄林斯繼封以男爵

第三十九章

此章紀俄納婆乃多司繼爲波蘭王及俄布立約喀特林閱水師殺廢王

伊凡諸事

俄之權勢日盛瑞典丹馬諸國皆懼其併吞唯唯命時庫爾蘭部其酋無子覬其位者甚眾有男爵墨列斯者民所愛戴欲奉之爲主而前女王亞拏寵人別倫本瓜蘭人爲喀特林所悅乃封爲公爵以兵一萬五千人納之先使人至瓜蘭亦名庫爾蘭執墨列斯囚之佯謂其臣民議士曰爾等舉所當立者我卽以冠冕畀之瓜蘭人知俄之詐欲拒別倫弗納又恐勢大難敵不得已乃立別倫其時駐波蘭

之俄使甘斯臨譎而多謀大出金帛以賂波人於是波廷諸臣皆有從俄之心甚至百姓之欲爲俄民者過半、年十月波王阿格司得斯卒繼嗣未定國分二黨一通法俄女王喀特林遂立其寵人婆乃多斯繼爲波蘭王以兵納之

按婆乃多斯繼素善賓相之禮凡文學樂器皆所諳練至於治國經猷懵然未知俄徒以威力強民脅從宜百姓之不心悅也

喀特林既立波王恐法廷不悅遂遣使至布國議立和約是時布使果耳斯在俄秉性忠直俄王以爲愚魯惡之貽

書伯靈

布京城名

令易他使布以叔麥思代之布之男爵也布

王聞俄使至大喜相與立互相保護之約一千七百六十

四年四月二國署押其公約略曰我俄布兩國所已有之

地不得使他國佔踞如有佔踞等情兩國必同心拒敵如

兩國中有一國與他國爭戰則此一國必遣步一萬馬

兵一千相助其糧餉軍裝皆本國自備不得向助戰之國

需索分毫惟土耳其敵俄或法蘭西敵布則不給馬步之

兵祇助銀糧而已其私結之約專爲波蘭一事內云波蘭

王位不得循世及之常王死則令百姓公舉他人如有擅

立者吾兩國共廢之雖兵事不恤也又載明無論公約私

約一律謹守不得違背云

史氏曰自立此約匪特波蘭薦爲邱墟凡諸弱小之受制於強大者控訴無門惟有仰天號泣而已卽今歐洲各邦尙尤而效之其流毒可勝言哉

此約旣立波王之權甚輕軍旅之事將軍主之糧稅獄訟各歸所司王惟守府而已是年三月波世爵之富者起義集兵擊退俄人以拒婆乃多司繼俄人旋攻破之其爲首之數人皆遁至土耳其九月婆乃多司繼卽波王位時喀特林巡歷各處自犁縛尼亞至庫爾蘭復歷烘司帶海口爲北海最要之口俄之兵艘悉泊於此喀特林遂大閱水師以示

威武召列國使臣陪列共覽欣欣然有喜色曰俄之兵艦
何如諸使默然惟英國使臣直言答曰以臣愚見有隙可
乘未盡善也

愚按喀特林在烘司帶大閱之時值風狂水湧幾有沈
溺之虞其步伐可想而知乃猶詡詡誇示外臣何其闇
也

俄廢王伊凡自復囚於庶路斯勃其地本爲礮城上覆以
蓋暗不見日晝夜燃鎗不息其出入須從礮門外塞以石
守備法辣悉千夫長吉金二人監守密奉喀特林手詔曰
如有外兵來刦不能阻遏可先置伊凡於死若被刦逃吾

必戮汝二人斷不稍貸也伊凡被囚已二十餘年匪第目
不知書卽晨昏時日亦所未諳伴守之人絕不交談卽有
問亦不答惟日使之酣醉俾成癲疾百姓以爲癲也亦不
願其嗣位嘗有日耳曼兵弁教以禮儀故遇人愬所厯苦
况聞者莫不下淚其不癲可知矣第不逞之徒欲謀叛亂
每假伊凡之名以起事故喀特林預頒密詔使監守者可
便宜措置亦防患之道也時有駐守礮城外之副弁米羅
惟吉其祖父本爲世爵大彼得時與瑞典私通凱旋之日
將其田產入官米羅惟吉屢求給還不許因之怨望特甚
乘喀特林在外欲奉伊凡爲王以圖僥倖但駐守城外員

弁例須七日更班米羅惟吉恐急促難成乃請於首弁曰
容我增值七日後可償除也首弁許之是年七月十五日
夜已過半米羅惟吉先行隨從者約五十人至中途遇首
弁夜巡詰之曰爾何爲者米羅惟吉以鎗尾擊之踣地呼
從者縛之守門之兵出戰甚力且詢之曰爾以何權敢生
背叛米羅惟吉袖出僞詔稱喀特林已往波蘭就婆乃多
司繼成婚議院奉伊凡登位守兵信其言而城門甚固內
兵堅不肯啓米羅惟吉令將所駕巨礮轉向內轟之法辣
悉與吉金議曰外兵克甚可遵王諭先殺伊凡以絕覬覦
於是殺之而啓門指謂入者曰伊凡死矣並以喀特林手